



雲谷卧餘

卷十八目錄

古無木棉

食稻衣錦

魏文帝孝行

正月

子糾當立

儉可益壽

辨種英蘓冠事

馬伸

鼃錯

象孕

袁盎温嶠高歡

韓蕲文有非真

思治論

哥窰

韓文原道

桐花

詩文之傳

暴貴不謚父

雲谷卧餘卷十八 終

雲谷卧餘卷十八

古無木棉

古歛張習孔著

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帛蠶綿也余少不知辨今老矣衣帛實不能禦寒必木棉方可因疑古人何爲相反如此後考小爾雅曰麻紵葛曰布及諸字書皆無所謂木棉者孟子中有絮字考說文曰敝綿也一日縲餘爲絮不縲爲綿則亦非木棉也乃

知古之用帛時未有木棉耳載觀丘濬太學衍義  
補有云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絕及綿輸布及  
麻是時未有木棉也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婦之貢  
亦惟絹與綿非蠶之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  
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棉則是元以前未始  
以爲貢賦也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治蠶臬而  
無木棉焉中國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  
元初孟祺  
作農桑輯  
要云木棉種于陝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  
宜爲鮮近世陶九成作輟耕錄亦云閩廣多種木

棉紡緝爲布松江民  
因謀樹藝覓種于彼蓋自古中國所以爲衣者絲

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  
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爲服官未以爲調宋元之  
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然是時  
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云然後  
知古小民禦寒之衣惟臬褐耳

食稻衣錦

少嘗疑孔子食稻衣錦之言謂居喪固不可御華

美豈能絕粒不飯乎蓋予江南人無貧富貴賤皆飯粳米後歷抵北土始知民間皆飯粟麥惟貴者方購粳米爲飯故孔子以稻對錦而言也且春秋時漕運未通稻米尤爲難得

### 魏文帝孝行

魏孝文帝祖母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哀毀過禮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堅欲行三年之喪羣臣諫者多人帝推援古制反覆辯論數千百言當太后聽政時忌帝英敏欲廢之盛寒閉于空室絕其食三日幸得不死帝畧無憾意又有宦官譖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踰年謁太后陵追感哀哭終日不飯自此始進蔬食帝至孝如此然顯祖帝父也當顯祖殂時不聞帝有哀毀之事况顯祖爲太后所鳩帝卽不知而太后之淫蕩帝亦少聞之矣雖孫無仇祖母之理而痛父之情當有深于失行之祖母也

而竟無紀何也豈史氏失傳乎然喪制至此始爲  
辯論則前此非闕文可知此不能爲孝文解也

### 正月

三統並建自古有之第寅月爲歲首固當稱正月  
非歲首者當云一月何以稱正也三代固曰難稽  
而秦漢建亥以十月爲首見于史漢者班班可攷  
也何以皆言正月而不言一月也愚又臆度之黃  
帝命大撓作干支據皇極經世之書以黃帝八年

歲在甲子爲始以法推之立春爲丙寅而黃帝以  
此月爲歲首正月之名當是黃帝之所定是以歷  
代尊之歟此并前語皆屬鄙臆實無的據然存之  
以備採擇或亦君子之所不棄也

### 子糾當立

焦弱侯筆乘載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  
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爲桓公之弟然荀  
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

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爲之諱耳自  
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  
之言曰百歲之後吾若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  
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  
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  
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  
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  
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

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  
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  
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  
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  
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  
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爲兄與當  
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儉可益壽

三代以上氣數醇醲聖賢皆壽以下反是由是推  
之周室東遷以入春秋壽者鮮矣然其間有能審  
於取與之際薄取而厚與者亦必天之所甚佑而  
有不容不壽者其不壽非必皆疾癘短折之氣爲  
之也劉子政紀弒亡之禍有數而經書殺其大夫  
者至不可勝數盈與謙之異也魯季孫行父季友  
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文六年行父用事始見於  
經文宣成皆十八年至襄五年行父卒去季友七

十六年行父當近百歲其所以壽妾不帛馬不粟  
也鄭子產七穆之一子國子也襄八年鄭侵蔡始  
見於傳昭二十年卒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歷事  
簡公定公聲公獻公亡慮八九十歲其所以壽孔  
子稱之曰古之遺愛行己恭養民惠也齊晏平仲  
之父桓子襄十七年卒平仲以知禮見於傳史記  
魯定公十年平仲卒言議可見者五十餘年亦當  
八九十歲其所以壽一狐裘三十年又納邑辭富

也吳季札吳王壽夢少子兄諸樊欲立之季札讓國年可十五六哀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季札救陳退兵以爲子期名杜氏注襄十二年至今七十七年季札蓋九十餘其所以壽能以國與人大矣又能以名與人至於以劍掛人之墓則又無一物能累其心也嗚呼此四名卿者於春秋衰世諸人不得其壽之時獨能以壽永終則豈非薄取厚與之德有以勝之歟此聞之吾鄉先達方虛谷述朱子之言世鮮知者吾慮其久而逸特爲紀載以自儆且俾傳于世焉

### 辨種英蘓冠事

焦氏筆乘載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者種英蘓冠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數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卽明逸冠改名易簡魁天下仕至參知政事予按此說他無所見獨見於王明清玉照新志明清南

宋人云其家實有盧載范陽家誌一書備言前事且以陸務觀借去爲惜是寔有是書矣故焦氏信之遂傳其說然予考宋史种放隱居養母尚辭徵辟豈肯舍母而遠去南荒然猶日事或有之至考易簡傳太平興國五年易簡擢大魁年甫弱冠七年多遜始貶崖州易簡時官於朝何嘗名冠且徒步數千里耶載爲多遜孫或以放高士易簡名臣借爲裝點以誇後嗣耳然多遜子雍寬尋皆錄用

而寬弟察中真宗景德進士旣列仕版其於本朝近事豈有不知而於家誌故爲謬妄以起疑刺此又必無之事也然則玉照新志固有不可信者矣

### 馬伸

薛方山資治通鑑載馬伸上張邦昌書勸其復辟與脫脫宋史指同而辭異通鑑全采玉照新志獨通鑑云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埃立趙氏日然後施行而新志云內外詔書施行

恩惠收人心專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日然後施行蓋訛等爲專乃傳寫之過遂成破句最害文義其拘收作拘取亦通鑑之譌又伸諸啟奏皆削牘不以自明伸旣貶死此事無知者有伸門生何兌爲辰州通判痛師之湮沒輯其事狀發馬迺上之伸事乃自而新志何兌皆作何先按兌字太和取兌悅意則兌字爲正此新志之誤也宋史通鑑卷帙浩繁學者多不能讀而新志編于小說家人喜閱之恐譌久悞深聊筆於此

### 鼂錯

世之論鼂錯者多矣或原其功或追其過迄未有定吾謂論錯者當論其心當錯建議削弱諸侯及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謫諫錯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錯父一語卽錯之定評也錯不能模稜姑息安身以安其父致父仰藥死此不孝也而錯志在

尊天子安宗廟忘履宗之禍以圖之此其心則忠  
論錯者責其不孝而旌其忠可也

### 象孕

象入北土從不生育近年京師象房生一象子人  
以未見其交而孕爲竒近閱曲靖兵備程于周

名

庠歛人客滇偶筆象仁而有禮非象奴命不觸一物

交感必擇人跡不到處行之偶爲人所窺必盛怒  
窮追力盡而止孕十有二載乃生乃知此象初有

身於滇來今始足十二載耳

### 袁盎溫嶠高歡

漢書袁盎傳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  
兄子種教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于  
是上朝東宮談驂乘盎伏諫下談談雖恨終不能  
害盎溫嶠辭王敦赴丹陽尹懼錢鳳後譖之因敦  
餞別嶠起行酒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  
噴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

兩解之及發後鳳于敦前言嶠不可信敦曰太真  
 昨小醉豈得便相讒貳高歡陰欲統六鎮恐爾朱  
 兆疑而不與且慮賀拔輩聞之當兆患并肆不靖  
 謀于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  
 者私使統焉兆曰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歡  
 行歡拳歐之折其一齒曰天柱爾朱榮封爵時奴輩伏  
 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  
 下罔上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委焉此三人事

頗相類夫相惡必相讒此恒情也闇主每受其浸  
 潤而不知察有能防之而使其不行可謂明也已  
 矣而譎者即因其明而中之則吾之明反為彼用  
 是何也惟其先存一防之之心耳苟虛中以聽則  
 是非自照而彼之用我者測之而有中不中乃無  
 所施其臆度矣無心之勝有心豈不信哉

韓蘇文有非真

韓退之與大顛三札後人多疑其非真袁世弼質

之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實退之語他人不及也  
蘇東坡云韓退之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非信  
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  
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于其未妄題  
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  
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識鑒不同如此又方崧卿  
引周端禮之言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戲爲  
此書今悔之無及觀此洵非退之作矣其靈山石  
刻蓋僧徒因徐作遂標之以張其教謂韓公嘗崇  
奉之也然則東坡之鑒別精矣乃吾觀坡文非真  
者亦頗不乏如集中淮陰侯廟碑庸陋舛雜無一  
佳語亦斷非坡筆也豈坡公記室亦有代筆人耶  
其屈原廟賦亦平弱可疑與諸賦絕不類因論韓  
文記此以俟博達者辨焉

### 思治論

東坡思治論是其最得意文字然吾以爲此非論

體全是一篇策略賈誼有治安策此亦可曰思治策其文自首至尾意凡屢更似是隨筆寫去未嘗照管起手言天下事始不立而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此卽七年病求三年艾之意貴乎其早立也是以欲其堅忍循候而俟其成至論新法又謂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此又言爲治當擇術如治病者不可百藥皆試而僥倖于一中又與首意不侔矣至

富人之謀利常獲一段又是謂舉事當先信服于天下則不爲衆論所非不爲私意所害此卽信而後勞其民之說又一意也未後論從衆又謂不當從其衆多之口而在從其同然之心又一意也至論口所不樂而心所同然者如臧任子一事此與開端之旨絕不相蒙矣篇中有云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吾謂豈惟立事作文亦當如此東坡此論正似全負此語

哥窰

古甕之名甚多其稱哥窰者久不知出處近閱一書南宋時龍泉縣有章姓人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一窰而生一所製爲佳故以哥窰別之哥窰多斷紋今溫處人猶稱爲章窰云

韓文原道

韓文原道篇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此二語人多不明朱文公亦未有訓釋蓋仁只是仁個愛義只是仁一個宜老子雖小之然所以名仁義者無二也故曰定名若道則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德則有吉人之德凶人之德故曰虛位惟其爲虛位故可以合仁義而爲公言亦可以去仁義而爲私言也與下文自相貫

桐花

月令季春桐始華今作油之桐則然若梧桐未嘗季春花也月令所言者豈油桐乎然觀元微之桐

花詩云隴月上山館紫桐垂好陰滿院青苔地一  
樹蓮花簪自開還自落暗芳終暗沉爾生不得所  
我願裁爲琴白樂天詩云山木多蒼鬱茲桐獨亭  
亭葉重碧雲片花簇紫霞英受君封植力不獨吐  
芳馨君爲長高枝鳳皇上頭鳴夫曰爲琴集鳳則  
皆梧桐也且明言其花紫色今梧桐未嘗有紫花  
何歎其曰梧桐作花于山木鬱蒼時碧雲重葉紫  
霞簇花皆不合月令此豈與今桐別爲一種抑古

今木性亦異耶詞人言刺桐花者多矣此花亦未  
之見獨見晉嵇含著南方草木狀記南越交阯植  
物有曰刺桐其木爲林三月三時布葉繁密後有  
花赤色間生葉間旁照他物皆朱殷三五房凋則  
三五復發如是者竟歲九真有之所謂桐花者豈  
此花耶然三代帝王皆都北土其不取南徼未入  
版圖之樹以志月令明矣且言九真始有則非中  
國恒產而詞人所言刺桐花又何樹耶言刺桐者

或響附之詞若元白所見則葉與花並皆盛夏始有不可解也

### 詩文之傳

詩文之傳有天幸有人力彼魁傑特出千萬人亦見者固宜必傳雖造化不能沒之矣自餘平通之家皆號作者而傳之則有盛不盛其或時際清平交與廣博加以繕刻工好收藏謹而子孫賢數世之後再爲標揚則亦與漫無名心聽去取于好惡

者不同矣如王之渙

一作渙之

與高適王昌齡齊名旗

亭之飲各不相下今之渙詩存者涼州詞二送別

二宴詞一止五首耳吾鄉許宣平極爲李太白稱

賞今存者僅一首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馬周

佳句也至今以爲膾炙然亦止存此篇耳度周所

作當不止此也袁朗常製千字詩當時以爲盛作

有集十四卷今傳者飲馬長城窟一首閭丘曉夜

渡淮詩云舟人自相報落日下芳潭夜火連淮市

春風滿客帆水窮滄海畔路盡小山南且喜鄉園  
近言榮意未甘此詩豈遜李杜而傳者止此至長  
慶等集佳者固多俚陋冗晦之句亦復不鮮而片  
言隻字無不傳者其真有幸不幸耶

暴貴不謚父

曲禮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陳澧註曰文王雖  
爲西伯不爲古公王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  
不敢加太王王季之謚愚謂陳註尚有未盡文王

之文非謚乎夫禮之不謚父者謂暴貴耳若文王  
撫有方夏大畏小懷久有爲天子之理武王受之  
非暴貴也故謚之而不以爲過後世惟漢最爲合  
禮高帝稱父祇曰太上皇而不爲作謚曹魏文帝  
始尊其祖嵩曰大皇帝此越禮之始然稽之謚法  
無曰大者則亦太上尊高之稱耳自此之後無不  
追謚數代矣

雲谷卧餘卷十八終

雲谷卧餘

卷十九目錄

賀壽稱家

孫策不忌張昭

王霸

竹書

書經孔序

再論莊周

雲谷田錄  
張暢

山海經

范滂恨公儀

張儉

知已

類字

護法論

東方朔傳

雲谷卧餘卷十九 終

雲谷卧餘卷十九

古歛張習孔著

賀壽稱表

今人賀壽者七十曰七表八十曰八表按字書表與袂帙同書衣又書卷編次也與年壽絕無涉不識稱者何居因觀白樂天詩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自注云余與蘓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又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云時俗謂

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字書訓秩字與帙同又與秩同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是則袞帙秩秩四字皆可通爲一義而白詩所引則謂過此而及彼若緇書帙然也信如此解則稱慶七十者當云八袞八十者當云九袞乃與古語合第如其年而稱之殊未宜也

孫策不忌張昭

昭烈臨終語孔明曰嗣子如不才君可自取此語

人多知之至孫策事鮮有知者策將終語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君便自取之此更在昭烈先矣後人論昭烈君取之言非孔明忠誠素信適足啟嗣君之猜忌非也後主闇弱其賴孔明如嬰孺之怙乳母何猜忌之能爲若仲謀英主聞斯言而不致嫌於子布誠爲大度耳

王霸

人之以隱爲高者必學優識弘恢恢裕公輔之器

而遭時不偶退然卷懷斯爲不可及耳若蚩蚩農  
樵稿死岩穴以此而驕語富貴人未有不笑之也  
王霸感令狐子伯之子而傷其子之蓬髮歷齒不  
知禮則此愛子至情也霸妻乃以子伯之貴孰與  
君之高爲解哉子伯固不能及霸之高而子伯之  
子車馬服從雍容自如則勝於霸子之沮怍不能  
仰視者多矣此而謂之高則蚩氓皆勝貴仕乎文  
王以武周纘緒成德爲無憂舜亦以子孫克保成  
其大孝親見其子蓬髮歷齒對客慚沮而不動心  
非人情矣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靖節與霸其  
有同感乎杜子美詩謂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是無志人語

### 竹書

竹書紀年所載與詩書多有不同而最甚者則在  
於太甲殺伊尹之事以爲僞耶則杜元凱得於親  
見固不妄也以爲真耶何以處詩書之不同者愚

意古者書用竹簡掌於官司轉運重滯列國之人力有不易致者所有紀述率倚傳聞苟或沿訛皆同臆說惟在攷古者善斷其是非爾孔子欲觀殷道而宋不足徵惟得坤乾異代之事雖聖人有不能詳者矣冢書戰國人所著去商彌遠所聞人殊安能無乖異哉至如西伯戡黎蔡傳以爲文王之事至今傳習而竹書明言西伯發伐黎蔡若見此可無或曰之疑矣又共和攝政以爲一人蘇轍古史實取諸此其幽厲以前事尤足補春秋國語之不備由是言之是書安可盡廢歟唯謂文丁殺季歷考之周書大雅語氣絕不似先世受誅者此本朝事何以他書略無所載是則未可信耳

### 書經孔序

孔安國書經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爲隸古定其語不明余謂定其可

知者爲隸句古定定字譌或是字字否則書字蓋以伏生之書比對科斗字然後定其可知者譯爲今文而古之科斗文字亦不可不傳乃舊竹已朽則更以新竹簡摹之以存古制也然則後世因伏生而識科斗書亦希世之功矣

再論莊周

莊周之文吾極愛之然極不喜人爲莊周遊說自  
古文人未有不爲周遊說者也東坡劇秦曰

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燔燒夫子之六經以此斷秦罪案誠泰山之重而銖鉞之嚴矣而獨寬假莊周謂於吾孔子寔陽擠而陰助之夫周以狂肆之性縱橫之才悍然欲蕩越千古之名教掃除百王之禮樂貶斥一世之聖賢使其得席秦始之勢禍豈在坑焚下哉而世喜其文多爲之曲說弗思甚矣吾獨以莊子之學推而歸之於竺乾家與楞嚴壇經同一賞心未嘗不可爲文人抵

掌也儒者何必引而內之而後爲善讀莊哉

張暢

太平廣記載張暢嘗念持觀音南譙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因釋之考宋書暢傳其在彭城守死堅決與魏臣應對千餘言務執大體侃侃有直氣不應小挫遂聞鄙失守如此又暢與王元謨同時元謨在難誦經適沈慶之諫免死本自偶會而史歸功于觀音暢鎖寸斷竒踰元謨而史不載休文何緣作此異同必當時無其事也太平廣記多引稗官固不足信

山海經

世稱山海經爲大禹伯益作讀者以禹益治水不當肆履海外又經稱夏后啟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亦以

長沙桂林數郡名皆出後代以此爲疑乃其書秦漢已傳而汲冢發自晉世語多有合是以疑者雖多而不能顯斥其僞獨胡元瑞之說最爲明卓可以釋千古之疑也元瑞曰山海經古今語惟之祖劉歆謂夏后栢醫撰無論其事卽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予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

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叙述高簡詞義淳質各號倬詭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見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寔弗然也穆天子傳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緣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於此俟大雅君子商焉又曰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傳會以成者然以其出於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証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

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所紀山川神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竒恠者卽爲說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故余斷以爲戰國好竒之士取穆天子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自非熟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又曰經載叔均方耕謹堯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豎亥右手把筭羿執弓矢鑿

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恠物爲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引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頓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卽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况平生精力萃於經傳者可淺窺乎

陶沆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則知此經古有圖

也宋刻稱張僧繇畫又曰古人著書卽幻設必有所本山海

經之稱禹也名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  
之文至異禽詭獸鬼域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  
誇之習乃禹貢則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  
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  
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一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  
奸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魎魍魎莫能逢之不覺灑  
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

一根於恠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皆魍魎  
魍魎之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  
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於周末離騷莊  
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  
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於圖象百  
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  
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  
有辨其本於穆滿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於王孫

之對者區區名義之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  
古今事理第殫精索之卽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  
作者有靈其將爲余絕倒於九京也哉

范滂恨公儀

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其主事執公儀謁蕃蕃不  
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  
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張子曰滂雖賢  
不得廢國制蕃受其公儀是也滂以此棄官豈得  
成去就之名哉孟子曰徃役義也役之尚可豈惟  
公儀林宗之論殊昧大體

張儉

張儉遭黨事以命望門投止莫不破家相容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  
破而儉一身獨存其何忍於諸人乎使儉留其身  
以有待後果能建豎非常則不恤委禍親故以全

不貲之身可也乃黨事解後不就徵辟僅能傾其財產以賑邑里獻帝初僅官衛尉略無可紀則惜一死以流毒無窮者何爲也哉其時詔捕范孟博縣令郭揖欲引與俱亾范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君子生無道之世所自處者不過如此賈彪不納岑暉所見極正若張儉者惟知畏死固小丈夫也

知己

語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又曰士爲知己死亦第自顧爲何如人耳其人爲君子也者世俗不知而一人知之固厚幸也脫其人奸僞飾詐與汗鄙內慚方畏人之燭照何樂有知己哉然則知己二字惟正人得言之今舉世皆好言知己直是自彰其惡耳若真正奸雄亦復不諱曹操所以欣然於許邵也

類字

許慎說文釋顛字云種類相似惟犬爲甚故從犬  
此解鄙陋可笑羊豕之屬豈不相似而獨犬耶按  
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  
名曰顛自爲牝牡食者不妒然則顛固獸名也故  
從犬豈如許慎之謂哉自爲牝牡句郭景純注亦  
未明獨其讀有曰顛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  
不用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妒忌觀此似謂顛之交  
媾卽于本身有其具而爲之者然此亦不經之甚  
也

護法論

宋張丞相商英著護法論一篇虞集宋濂序論凡  
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謂人當尊信佛法語極  
爽切文繁不能載撮其大概謂世儒欲排佛教則  
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據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  
之見折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  
排之則是斥鷃笑鵠鵬耳佛本淨飯國王太子捨

其至貴極富爲道忘身何求於世苟爲造妄何所  
圖哉若謂造妄垂裕其徒則凡夫尚知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給  
者必爲衆人所棄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俾  
其教綿亘千古周而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普  
薩羅漢更相弘化試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  
卑凡下愚尚不可得况能攝伏于具神通之聖人  
哉又曰歐陽修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

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所誅  
絕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爲中國天子  
言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况佛遠方上古之  
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  
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  
者曠克爾耶又曰今之浮屠千百中無一能髣髴  
古人者其人之罪非佛法之罪也雖然禮非玉帛  
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

佛法殆將泯絕無聞矣若夫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警之自有果報威之自有刑憲律之自有規矩吾輩何與焉且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小人儒後世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歷觀自古巨盜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又曰韓愈言如彼言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

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爲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况心包大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又曰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竊姦究市廛邸店之下娼優廝役僻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

字之中師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獨于守護心城者而厭之哉又曰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聖人創法本爲天下後世豈爲一人設也孔子曰仁者壽而力稱回之爲仁而回且夭矣豈孔子之言無驗歟蓋非爲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類回之爲仁乎又曰姦雄氣燄足以塗炭於人而有時不敢爲者以地獄報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遂不敢自欺其心善護衆生之念各無侵凌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矣其所言宏義妙法余非夙習未敢縷舉姑錄所知者固亦未可非也

東方朔傳

褚少孫補東方朔傳絕與漢書不合漢書所有者  
褚皆不及其可深恨者乃謂朔用所賜錢帛取少

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

謂長安中凡有好女即取為婦也

一歲

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

索字

疑悞或是

予謂曼倩千古奇士雖陸沉滑稽其高

風亮節大德不踰漢庭直臣豈復有加而少孫乃

鱗之如此乎朔受賜且遺細君非無恩義人也取

女一歲即棄忍刻薄倖無人情矣寧曼倩之賢而

為此哉吾載觀孟堅朔傳磊落奇肆讀者神聳即

帶叙董偃一事尤見風神橫溢史通乃謂委瑣煩

碎不類諸篇知幾號作者何以懵然為此語豈非

不知子都之佼者乎

雲谷卧餘卷十九終

雲谷卧餘

卷二十目錄

杜詩孔明廟

申積中

哭泣

私鑄錢弊

堪輿賄售

苻堅善言

卷二十目錄

桓冲憂敵

君子避礙

古不用銀

灸詩

守死善道

李綱諫和議

用人

杜詩能畫

二程先生世系

風水不當關

測池用羅鏡

雲谷卧餘卷二十終

雲谷卧餘卷二十

古歛張習孔著

杜詩孔明廟

杜詩咏孔明廟前古栢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  
天二千尺沈存中訾之曰四十圍乃是逕七尺而  
高二百丈無乃太細長乎范元實曰形似激昂之  
言盖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耳溜雨參  
天不如此不見古栢之大予謂此說亦非古人形

容之言如千門萬戶之類乃舉成數而言故自不礙今日二千尺是實指之辭似真有此樹矣觀者自然礙眼宜乎來後人之譏也予意宜改作三百尺雖亦大長猶愈于二千耳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歎蓋倚高簷宋王勉之曰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云云余謂凡此皆詩病如寒稍萬尺雖東坡以月落空庭爲解嗤而不知雖有千尋竹影豈有千尋空庭乎卽通天臺亦所無也此類甚多不能悉舉

申積中

人知張公藝九世同居不知申積中十四世同居三百年積中成都人十九登進士政和間仕至奉議郎通判德順軍見宋史人知石奮號萬石君不知馮揚父子九人皆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皆二千石其母號萬石嚴姬皆見

漢書

哭泣

說文云泣無聲出涕也故世謂有聲者爲哭無聲者爲泣乃漢書惠帝崩呂后哭而泣不下又戰國策安陵君泣數行下則泣字當卽是淚字非獨有聲無聲之別也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箕子過殷墟欲哭不可欲泣則近于婦人孺子婦人皆非無聲者但又不可作淚字解

私鑄錢弊

南北朝錢法大壞私鑄盛行齊孔顛上言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工省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漢興鑄錢輕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遂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按孔顛此言千古錢法之弊一語道盡矣蓋國家銅與工取之民故可以不惜盜鑄者之銅與工皆其自出豈能與官家

競利哉然古之惜銅愛工者朝廷自收其利也後  
世上自大僚下逮群吏無不染指于爐鞴朝廷鑄  
本皆衆官侵之以惡錢而得重值盜鑄安得不多  
乎病國網民不在君而在臣其弊尤異于齊代矣

堪輿賄售

堪輿之說于今盛極然習者甚多而知者少有地  
于此數人譽之習者視之遂覺其美矣數人毀之  
習者復視之又覺其惡矣人苟有劣壤欲售賄諸

術者譽之則售矣售有日矣旁有失賄者訾之遂  
不售矣凡地之美惡皆成于毀譽之口故求吉而  
得凶者比比也然此風不自今始梁昭明太子葬  
毋已定一壤或有地欲售乃賂宦者俞三副謂得  
值三百萬則分百萬爲酌三副言于武帝以售之  
實非吉也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  
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于墓側爲太子宮監所  
告誣爲厭禱詛上昭明慚憤不能自明終鬱鬱以

死雖武帝以篡逆得國法當不延而堪輿以賄賂之故禍及皇家其弊自古爲烈矣

### 苻堅善言

苻堅時星變甚太史令張孟奏十年之後燕當滅秦群臣多言罷鮮卑之太過堅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患外患乎余謂堅修德禳災之言固爲美矣然視夷狄爲赤子可也以無功之慕容猥加

寵倖于修德何居堅寵鮮卑實惑于牀第之私顧飾爲大度以復群言非真有帝王之盛德也不然宋景善言熒惑卽退天之待堅豈誠夢夢而必不申其保佑乎

### 桓冲憂敵

秦寇晉兵勢甚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遂命駕出遊與玄圍棋而已時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選精銳三千

入衛京師安反阻之冲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  
不閒將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  
少年拒之吾其左衽矣張子曰桓冲老成深識謝  
安未免以人國僥倖時人以淝水之捷轉爲安譽  
耳有識者固不可以成敗論人因而貽悞後世也

### 君子避礙

楊子法言曰禹之行水一東一北行于無礙也君  
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

君子避礙則通于理此言當委曲以濟難處之事  
也劉元城學誠于司馬溫公溫公教以自不妄語  
始及爲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  
禮將按之問其事于元城元城曰無之守禮爲止  
元城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  
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法言之說意乃釋余謂避  
礙之說不自法言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所謂避礙也然爲尊者諱臣誼當然是則

通諸理矣元城以司法爲官憲府之黜陟所憑之  
以寄耳目者也使皆以爲礙而避之國法何所申  
乎元城雖附會法言然終當以初念之不安者爲  
正

### 古不用銀

前古之通用者大率以金如齊薛之餽孟子平原  
嚴仲之壽魯連聶政涓人之買駿馬列國之賜說  
士與夫范蠡居積之所致孟嘗象床之所值皆是  
也而不言銀與錢銀之見于載籍者始于禹貢錢  
制始于太公止是貨財中之一種耳不常用也自  
漢鑄錢以通百貨數千年來皆是用錢金銀雖亦  
行于世然國課物價不以之爲準丁畝租庸之入  
度支軍國之用五穀絲麻而外折納皆錢至元并  
不鑄錢而用楮鈔武宗間一鑄錢旋即停止而楮  
鈔始有準金銀之例然亦曰金銀錢貨通準不獨  
言銀也至明時租稅權贖一槩徵銀銀始獨重于

天下百物皆取銀爲準矣

灸詩

關雲長刮骨療毒飲奕自如高開道鑿頰出鏃進  
饌不輟固爲竒矣吾鄉朱少章使金不屈疾無藥  
物灸體二百餘壯于灸中作排律二十韻差可與  
關高並美詩云不作漳濱卧年侵血氣衰據鞍思  
少壯攬鏡嘆清羸有病方求艾無營莫問著心知  
出下策理勝遇中醫陽燧神逾速銅仙術盡施論

功鄙炮製取穴辨毫釐火帝恩光異灸官績用竒  
書螢比差似珠蟻迫方知忖物嗟炮斃觀形笑灼  
龜煙微初炙手氣烈漸鑽皮閉目書徒展支頭枕  
屢移發狂還自哂賈勇僅能支宋鷁退風日吳牛  
喘月時忠言勞緩頰善詭爲開眉鍊氣工夫遠燒  
丹歲月遲衛生防後患伐性釋前疑展轉那成夢  
呻吟且當詩因心念民瘼出位嘆身卑欲已七年  
病當從百世師保身將保德未可廢箴規少章名

弁婆源人建炎間使金所著有聘遊集四十二卷  
奏議一卷尚書直解一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骹髀  
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一卷新鄭舊詩一  
卷南歸詩文一卷

守死善道

文文山京口潛脫元軍至真州州守苗再成疑其  
爲間距之城外遂去至揚州遇元軍奄至屏伏土  
團中度不能免衆人乃大悔不死于揚州城下而

死于此宛轉覆匿重傷倖免蓋死于揚州則忠義  
大節猶白于天下死于亂軍則與糞土同沒也胡  
澹菴疏劾王倫秦檜劉直忘身願赴東海而死及  
竄吉陽軍主張姓遇之亡狀每有性命之憂澹菴  
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壽其生日後澹菴歸朝  
隆興初爲侍從嘗錄所作生日詩以示人亦以在  
死于朱崖泯泯無益也昔人云人固有一死死有  
輕于鴻毛重于泰山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

道蓋死生亦大矣故當守之以善其道也豈可漫然付性命于不惜哉

李綱諫和議

宋高詔群臣議和金得失諸臣多極言不可惟李綱疏尤切于事理綱謂一聽其詔諭必有赦文使朝廷頒示郡縣必立約束使陛下奉藩稱臣且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腴削土宇從

之則無有紀極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此數語者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度諸臣之諫當無加此也至胡澹菴之疏止是一篇文字忿恨激烈振動當世之儒生而已至于國事之肯綮用兵之方畧皆未之及如疏中所謂羈留虜使責以無理徐興問罪之師者澹菴能任之乎此疏因吳師古當時鏤刻印傳致金人以千金募購遂膾炙至今其實金人何不購李綱之疏而購此耶

用人

崔祐甫爲相用人多涉親故德宗詰之對曰臣爲  
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生平未之識何以  
諳其才行司馬光曰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必  
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舉之以  
衆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  
後退之張子曰祐甫之言固偏然猶合于聖人舉  
爾所知之意若司馬之言使爲相者自無精鑒卓

識唯衆言是徇待其無功然後退之病國不已多  
乎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旣知  
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

見家未語

嘗遽授以官也然天下良士何由盡知之按王制  
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是王者之知人由于司馬  
之告也而前此鄉大夫之論秀而升之司徒司徒  
又論而升之國學國學進之于大樂正于是乎論

其秀穎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焉天下之才旣  
教養之于鄉大夫而又辨論之于公卿大臣王之  
所不知者鮮矣由是加以爵祿豈有失乎自此由  
小臣而進于大臣若司馬司徒樂正之屬蓋未有  
闇而無識私而不公者矣後世宰相多庸才選用  
非公朝廷因加防制遂變而爲崔亮之停年至今  
不改蓋謂與其任意而滋弊不如任法而無營也  
嗚呼任意則爲崔祐甫任法則爲司馬光其病一  
也人君欲希虞周之盛則得相爲要哉

杜詩能畫

杜詩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有時天一笑復似  
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  
未雜風塵此詩題只用能畫二字已不明矣而語  
意雜亂止見不通而容齋隨筆猶以爲絕妙其解  
曰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政化如  
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旣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

亦無害也余謂卽如容齋此解亦是餽拋接建章

矣出涸蚘死紫之長潑聽琵琶梧鳳餽拋接建章歸

來屋裡坐打殺又何妨自注首聯云方晝見三蛛

結網又見兩雀鬪于廂簷次聯云一蛙跳擲而忽

翻其自肚似出字一蚘死于砌下如紫之字也三

聯云正潑茶乃聞鄰家彈琵琶曲為鳳栖梧因食

餽頭外報云建安章秀才來謁遂拋餽出迎也結

句云送章秀才出復歸入門時忽見門上貼鍾馗

捉小鬼故云打尚得謂佳哉使子美意果如此亦

殺又何妨也當自注如咲林者方可今其題僅曰能畫何從知

其所指乎使子美詩意本非如是而容齋為之郢

書燕說是尤益其妄也余于杜詩之外者每多駁

正而讚辭則畧疑于善善短而惡惡長非也彼佳

者既佳矣吾復為之饒舌皆贅也顏之無所不悅

亦豈善善短乎

二程先生世系

程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先蓋吾郡人忠壯公靈洗

後也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記程氏義田云公之先

家徽郡忠壯公靈洗蔓延厥系于海內明道伊川

實祖之鄧州李文達賢志程亞中公墓云靈洗仕  
陳至開府儀同三司宋封忠烈王五世孫大辨徙  
中山博野六世少師羽再遷河南醴泉三世曰元  
白宋宜春令追封冀國公四世曰琳曰珣宋太  
師中書令謚文簡珣大中大夫子爲明道伊川二  
先生也按歐陽文忠公撰程文簡父冀國公碑銘  
云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昱裔孫仕于陳季云云  
又程夫子祖墓尚在今歙之篁墩去朱夫子祖墓  
不數里而近地靈之所鍾此亦盛矣人知朱子世  
家新安而程所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

風水不當闕

夷族滅門之刑自春秋迄五代史不乏書趙宋之  
後此禍遂少明永樂初一發旋止不數數也蓋由  
上世地理未盛塋家不知避凶脫煞故罹禍最慘  
爾近代堪輿之學家講戶習雖未能盡得其奧然  
衝射塞壓反背傾瀉形似乖惡者無人不知之故

有冷退敗絕而鮮參夷之禍仁人君子何必堅闢其說乎

### 測地用羅鏡

儒者之闢堪輿者以其既相地形必用羅鏡以審其陰陽方位一言陰陽則生尅制化之道自然具在理無可遺乃其說則近于術數推測與聖人之順天知命者相謬遂不得不違心而非之耳然儒者亦知塋親之不可不擇地始爲去太去甚之說

以調停其間文公家禮引臨川吳氏曰塋師之說盛于東南郭氏塋經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脉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其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留骨俾常溫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凋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以覲其効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某地可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說以愚世人而要其重糈者

也其言豈足信哉予按吳氏此說是言地必宜擇  
而但不當以公侯將相自期耳丘瓊山註家禮引  
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  
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  
以較其地之美惡愚謂卽如朱子之言其審覷之  
精與堪輿無異也風氣聚散力量全否至人可以  
目力定之後世淺學舍羅鏡陰陽何從取則哉嗚  
呼此獨可爲知者道耳羅鏡之法本于周易圓圖  
俗師不能得其奧是可訾也豈可并訾羅鏡乎

雲谷卧餘卷二十終

雲谷隱居

其

圖



